

# Why is Luxun's "Nora" Different: The Cultural Account for the Divergent Heroines Between *A Doll's House* and *Lament Over the Dead*

Fangming Gong

The School of Literature, Hunan University, the Southern Lushan Road, Changsha, Hunan, China  
996985750@qq.com

## Abstract

"Nora" is originally the heroine in Ibsen's *A Doll's House* who seeks for her dignity and independence by way of leaving her family. In 1925, Chinese leading writer Luxun imitated Nora's runaway and composed a novel *Lament over the Dead*. However, this work's heroine Zijun sinks to a miserable anti-hero as a result of her courage in runaway, which show a striking contrast to the original Nora. This thesis argues that the different cultural environment faced by Chinese and Northern European wome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uses the divergent expectations in the action of runaway between Luxun and Ibse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Northern Europe benefits feminist movement and, therefore, becomes the fertile ground of feminist heroes. In contrast,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the time of Old Democratic Revolution hindered Feminist Movement in China, and punished the action of runaway. The above cultural difference is the vital reason for the distinct ending of the Luxun's Zijun and Ibsen's Nora. By his work, Luxun remonstrates that in China, the deliverance of the "Doll" in an old family demands much more than personal runaway because it would involve the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whole cultural environment.

**Keywords:** Luxun, Ibsen, *A Doll's House*, *Lament over the Dead*

## 鲁迅的“娜拉”为何不同： 《玩偶之家》与《伤逝》女主角形象差异的文化究因

龚芳明

湖南大学文学院，岳麓区麓山南路，长沙，湖南，中国  
996985750@qq.com

## 摘要

“娜拉”本是北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中出走自救的女权英雄。1925年鲁迅仿写“娜拉”出走创作小说《伤逝》。然而《伤逝》中女主角子君却反为出走的胆气所害，沦为凄苦没落的反英雄，这与原剧中的女权英雄娜拉大相径庭。本文认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北欧妇女解放面临的不同文化环境决定了两位现实主义作家对“娜拉”英雄与反英雄的相反阐释。北欧整体历史环境因其有利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开展而成为创造女权英雄的沃土。而中国旧民主主义早期阶段的整体环境阻碍妇女解放的开展，封锁并扼杀“娜拉”式的出走行为。这是令鲁迅的子君与北欧易卜生的“娜拉”命运迥异的根本原因。因此，在中国，“家庭玩偶”的解救远非个人出走那么简单，还涉及到文化环境的整体改造。由此可见，超越个体文本，在历史的广阔语境下审视作品对于理解鲁迅这一文化关键人物的大局眼光、深远用心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 鲁迅；易卜生；《伤逝》；《玩偶之家》；

## 1. 前言

“娜拉”本是易卜生剧作《玩偶之家》<sup>[1]</sup>中的女主角。身为平凡主妇，她一度受到男权环境的蒙蔽。在爱情幻灭后，她转而追求女性独立的本体价值，通过出走自救，终结了自小以来“家庭玩偶”的命运。1918年，在经过《新青年》专刊推荐后，“娜拉”成为启蒙话语重要成分。“娜拉”成为负载反抗礼教、解放个性、重建伦理等多重诉求的文化象征，更激发了无数女性真正“为人”的梦想。全国上下当真有不少人“砰”的一声关上了封建家庭或资本主义家庭的大门。“娜拉热”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一个时代印记。

张春田指出：“启蒙话语的基本预设是：‘出走’一定会有‘自由’。只要思想觉醒，接受自由、平等这样的价值准则，成为有个性的原子化个体，就可以摆脱一切旧有传统的束缚，达到人性的自由解放，并促使现实的改善。”<sup>[2]</sup>这说明“娜拉”式的启蒙话语认为自由前景可以通过单一的个人的出走获得实现。然而，对于“娜拉式”启蒙梦想，鲁迅却一反五四初期的乐观基调。1923年，他通过演讲《娜拉走后怎样》给予这场精神高热当头棒喝。他尖锐地指出：在中国女性出走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堕落，要么回来。”<sup>[3]</sup>结合鲁迅的创作背景，他一贯赞许易卜生“以变革为生命”的破旧胆气。<sup>[4]</sup>但为何鲁迅作品中的“娜拉”反为出走的胆气所害，成为反英雄式角色，以至于与易剧中的英雄“娜拉”形象迥异呢？

本文认为，两个“娜拉”的不同，绝非单一的文学现象，而是一个洋为中用文化实践的现实问题。《玩偶之家》所在的北欧与《伤逝》<sup>[5]</sup>所处的中国的历史环境的巨大差异决定了“娜拉行为”英雄与反英雄两种截然不同的姿态，也因此有了两位现实主义作家对“娜拉”形象及命运的不同阐释。而以往评论对《伤逝》与《玩偶之家》的比较多注重沿袭，相异性比较即便有也往往集中在文学或精神层面的分析，对于“娜拉现象”在中国、北欧之间的跨地域传播尴尬少有企及。因此，本文将从二十世纪初中国与北欧的差异性文化环境来细致探究鲁迅的“娜拉”不同面貌的现实缘由。

对于鲁迅和易卜生这两个干预现实、意在启蒙的文化领袖而言，文化语境往往渗透在作品的各个角落，操控着人物形象和命运，借以传达作家的文化态度及启蒙要义。从这一角度而言，鲁迅的反英雄“娜拉”之所以不同于易卜生的原版英雄，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北欧的差异性文化语境导致的不同结果。

## 2. 北欧语境的特征

易卜生的娜拉的创作背景是北欧挪威，北欧文化语境具有如下两个特征：

### 2.1 开拓创新的“海盗文化”

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群岛地跨北极圈，冬季长达6个月左右。从十一月到二月，黑夜于下午三点左右降临延至次日10点。在地理环境上，斯岛四面临海，境内多冰川峡谷。自然环境的险恶、黑暗与严寒使得偏居一隅的古北欧人一直有摆脱峡湾谷地，开拓新天地的心理。历史上的北欧人曾无数次出征欧洲大陆。终于在6-10世纪以征服者的形象出现在欧洲，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新家园。这固然不乏北欧海盗的残酷性、侵略性，但另一方面也练就了北欧奋发图强、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

所以，在《玩偶之家》中，娜拉告别旧世界，走向新世界，这在北欧文化中是一种非常熟悉的英雄姿态。这也是为什么在该剧中，对于妻子出走这一最大家庭变故，丈夫海尔茂反倒并未像之前受人威胁时那样气急败坏，而是对这种开拓新生的文化原型表现出默认与退让。海尔茂作为娜拉身边重要的环境代表，他的反应表明了北欧文化环境在深层心理上对娜拉行为的认可，提升了女主角的英雄气质。

### 2.2 自由独立的个性

19世纪前，北欧的主体社会一直是自由农民。这一点以挪威最为典型。挪威农民在历史上从未为奴，向来享受自由的人身权利。挪威人民由此保留了自己独立的个性与较为纯粹的情感心灵世界。恩格斯盛赞他们为“真正的人。”

易卜生曾说：“诗人的使命是唤醒更多的人去实现自由独立的人格”。<sup>[6]</sup>他其实正是带着北欧文化的理想原型去服务于个性解放，心灵解脱。在娜拉身上，同样表现出这种独立自由的完整人格。当她愿意付出时，她天真热情，用最完整的爱去付出。当她看破庸鄙不再付出时，她有独立的个性，坚定地走向自由。在北欧文化中，这是一个有着完整个性的理想原型，娜拉也藉此成为易剧中无可挑剔的主人公。

由此可见，北欧文化鼓励开拓进取，维护独立自由。而根源于北欧理想原型的娜拉，作为妇女解放的启蒙形象，不但不会成为北欧文化中的异类，反之还是这种文化的精英代表。因此，她注定要成为易剧中的英雄。

## 3. 中国语境的特征

然而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基本面貌还是鲁迅笔下的老中国，与培植娜拉的北欧文化有着巨大差异。当时中国文化语境呈现出如下两个特点：

### 3.1 “三从四德”的大众女性观

“娜拉”所引发的妇女解放思潮虽然在五四青年中反响剧烈，然而刘王立明指出：“妇女运动只是少数知识阶级的妇女在运动，不是普遍运动”。<sup>[7]</sup>妇女解放难

以在群众中展开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大众女性观的内核仍是“三从四德”。

20世纪初,中国仍是乡村型社会。绝大多数妇女分散在农村,加之经济贫穷,少有人接受较为全面的学校教育。这一局面导致农村妇女大众的教育多由自家母亲负责,内容沿袭清朝儒家的“三从四德”。这种女性观将柔弱、忍让、驯良的妻性视为女子道德准则,认为女子功能在于治家。这种“以从为美”的妻性范式剥夺女性人格,禁锢个性发展。“三从四德”因此在广大农村成为绝对道德,是无可争辩的大众女性观。到《伤逝》的二十年代,北洋政府愈发反动,通过法律条文进一步强化“三从四德”的大众观。民法规定:“女子婚配须得父之允许”“妻之能力属日常家室范围,其余要得夫之允许”,“非男子不能有继承权”,“非男子不能有选举权”,“丈夫可以去妻,但妻子不能请求与丈夫离婚。”<sup>[8]</sup>由此可见,妇女的民事行为能力几乎等同于儿童的依附地位,自由与独立的能力及相应的个性发展被剥夺殆尽。这种被进一步法制化的大众女性观无疑给叛逆出走的新女性生活造成环境高压。在《伤逝》中追求新生的恋人受尽世人排挤:租房难,就业难,直至最后家贫四壁,难以为继。环境带来的苦难对这对恋人走向末路起着近乎决定性的作用。子君因生存无望,后来不得不折返旧式家族,最终匆匆早逝,这可以说是冥顽、威严的环境对叛逆出走的必然惩罚。

由此可见,在20世纪初的中国,企图通过个体出走获得自由的“娜拉”式启蒙话语大大低估了“三从四德”的大众女性观形成的压制力。单纯的出走只会把个体从社会中剥离出来。在环境的排斥中,英雄“娜拉”往往孤立无援,沦为没落的反英雄式人物。

### 3.2 “欲新还旧”的五四妇女观

《玩偶之家》传入中国后,以“娜拉”形象为由头引发了一系列思想启蒙:“妇女解放”,“个体自由”。然而很快,救亡压倒启蒙,五四文人阵营随之分化。《伤逝》的二十年代实则已经步入“后五四时期”。此时的启蒙被迫停留在中断、未完成的状态。在这种环境下,追求“个性发展”“独立自由”的新女性高远目标中途落脚。建国后的全国妇联副主席杨之华如此总结当时的新女性观:“年轻新女性开明豁达的智识不过是新式嫁妆,只打算谋取个人幸福。”<sup>[9]</sup>这说明高尚的精神目标最后折衷落脚在“婚恋”的浅近个人目标上。从深层来看,这种目标仍是囿于家室的旧式理想的复归,仍没有逃出“以婚定终生”的妻性世界观。

就妇女的个体解放而言,这种旧式婚恋目标因其短浅可见,替换了能带来真正个人独立与解放的深层精神革命。中华妇女节制会主席、妇联常委刘王立明指出:“近代新女性不但不能自扶自正,恰恰相反,她依赖男子的程度自昔尤然。”<sup>[10]</sup>由此可见,近代新女性的深层性别意识仍由旧道德、旧法则统领,与追求独立自主、妇女解放的表层性别主张形成分裂,这往往带来旧式命运的复归。而这种女性的传统性别意识由于被启蒙的宏

大叙事所遮盖,更具有迷惑自我的欺骗性,造成了新女性“欲新还旧”的尴尬姿态。

在《伤逝》中子君吸引涓生的是起初独立自主,追求自我价值的大无畏姿态。然而“以智谋婚”的目标一经实现,她的新女性使命便告终结。婚后子君心安理得依赖涓生,并甘居从属。在遭到涓生抛弃时,为爱付出一切的子君仍旧没有人格觉醒,不反抗,不愤怒,只是在沉默中黯然离世,完全无异于旧式女子。可谓新一时,旧一世。这种姿态不仅消解了涓生眼中的“新人”魅力,否定了自我价值,更让旧式女性的边缘命运再次回归,并且更为悲惨。对于旧式法则而言,出走离经叛道。对于新式法则而言,她懦弱无为。所以一朝失意,难以自拾。刘王立明指出:“进来常有人说:女子可复本来面目了。事实恰恰是与此相反。尤其年轻女子,有史以来再没有像当代这样不安定。”<sup>[11]</sup>《伤逝》可以说以一个个案诠释了“欲新还旧”的半截子解放观带来的坎坷命运。这种迷惑自我的“新”无疑也给真正的妇女解放带来重重障碍。

由此可见,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一来“三从四德”的大众女性观给新女性带来环境压迫,二来新女性自身“欲新还旧”,深层性别意识仍由旧道德,旧法则统领,依赖重重,这严重阻碍个体意识的深度觉醒。由《伤逝》可见当时中国女性真正的解放远非个人出走那么简单,还需变革被启蒙话语遮蔽的环境和个体自身的局限。因此,北欧文化中娜拉离家出走,追求新生的姿态只是在浅薄层面顺应了五四激进破旧的需求。当她带着妇女解放的符码和当时的中国文化语境发生深层接触时,不可避免要在旧文化的重压之下沦为颓唐没落的反英雄。

## REFERENCES

- [1] Ibsen, Henrik, *A Doll's House*[M],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97.
- [2] Zhang, Chuntian. From Nora's Runaway to China's Transform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xun and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J]. *Theory and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and Art*, 2008, (2):38-43.
- [3] Luxun. How is "Nora" after her Runaway[M].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100,101.
- [4] Gao Zhongfu, *Essays on Ibse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82. 6.
- [5] Luxun, Lament over the Dead[M]. *The Complete Works of Lu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1. 164.
- [6] Ibsen, Henrik.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Ibsen*[M].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 181.

[7] Liu Wangliming. *China's Feminist Movement*[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3.3.

[8] Yang Zhihua. *A Survey of Feminist Movement*[M].  
Shanghai: East Asia Library, 1927. 60.

[9] Yang Zhihua. *A Survey of Feminist Movement*[M].  
Shanghai: East Asia Library, 1927. 24.

[10] Liu Wangliming. *China's Feminist Movement*[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3. 65.

[11] Liu Wangliming. *China's Feminist Movement*[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33.66.